蒙求集註

左氏蒙求註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蒙求集註

李瀚撰
徐子光補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原佚存叢書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佚存本注文較學津本爲略畿輔與佚存同且誤署爲李瀚撰注不知李瀚爲撰人補注者乃徐子光故據學津本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蒙求集註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當卽其人也。其註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爲之註。本句之外。兼及他人事。所言與此書相合。惟八卷之數。與此本二卷不同。然此本卷帙頗重。蓋後人以八卷合併也。其書以蒙求原文冠於卷首。後以每二句爲一節。各爲之註。註雖稍嫌冗漫。而頗爲精核。如呂望非熊句。以六韜原文無非熊字。則引崔駰達旨註始用非熊以明之。周嵩狼抗句。以晉書嵩傳作抗直。則引世說新語本作狼抗以明之。賈誼忌鵩句。以鵩賦無忌字。則引孔臧弔賦賈生有識之士忌前鵩焉以明之。燕昭築臺句。以史記乃築宮非築臺。則引孔融與曹操書。鮑昭樂府。皆稱築臺以明之。胡昭投簪句。以本傳無投簪字。則引摯虞所作昭贊以明之。如斯之類。皆爲不苟。凡其事未詳。而舊註所說。莫知何據者。如趙孟疵面、子建八斗、蘇章負笈、申屠斷鞅、龍逢版出、何謙焚詞之類。皆疑以傳疑。亦不失詳愼。其中偶爾失檢者。朱翌猗覺寮雜記。嘗摘其毛寶韓壽二事。今考紀瞻出妓句。事見世說新語。舊註所引不誤。而云今本不載。江革忠孝句。事見南史。乃以爲後漢之江革。改忠孝爲巨孝。顏叔秉燭句。云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此文。皆不免小舛。又如劉惔傾釀句。乃誤讀世說。以傾家之傾爲傾酒之傾。亦失於糾正。然大致淹通。實初學之津筏也。

蒙求正文

卷上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李陵初詩。田横感歌。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黄霸政殊。梁習治最。
杜后生齒。靈王出須。
瓘靖二妙。岳湛連璧。
鳴鶴日下。士龍雲間。
仲容青雲。叔夜玉山。
蕭何定律。叔孫制禮。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孔明臥龍。呂望非熊。
匡衡鑿壁。孫敬閉戶。
郗超髯參。王珣短簿。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墨子悲絲。楊朱泣歧。
賈誼忌鵩。莊周畏犧。
郤詵一枝。戴憑重席。
晉宣狼顧。漢祖龍顏。
毛義奉檄。子路負米。
葛豐刺舉。息躬歷詆。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楊震關西。丁寬易東。
郅都蒼鷹。甯成乳虎。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桓譚非讖。王商止訛。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鮑靚記井。羊祜識環。
江革巨孝。王覽友弟。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孫楚漱石。郝隆曬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枚臯詣闕。充國自贊。
太叔辯洽。摯仲辭翰。
于公高門。曹參趣裝。
詰汾興魏。甯令王蜀。
太初日月。季野陽秋。
丁公遽戮。雍齒先侯。
季布一諾。阮瞻三語。
孟軻養素。揚雄草元。
魯恭馴雉。宋均去獸。
魯褒錢神。崔烈銅臭。
陵母伏劍。軻親斷機。
胡威推縑。陸績懷橘。
蔣詡三逕。許由一瓢。
西施捧心。孫壽折腰。
澹臺毀璧。子罕辭寶。

王衍風鑒。許劭月旦。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不疑誣金。卞和泣玉。
荀陳德星。李郭仙舟。
陳雷膠漆。范張雞黍。
郭文游山。袁宏泊渚。
向秀聞笛。伯牙絕絃。
廣客蛇影。殷師牛鬬。
梁竦廟食。趙温雄飛。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羅含吞鳥。江淹夢筆。
楊僕移關。杜預建橋。
靈輒扶輪。魏顆結草。
東平爲善。司馬稱好。

賀循儒宗。孫綽才冠。
爰盎卻坐。衞瓘撫牀。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檀卿沐猴。謝尚鴟鴞。
王忳綉被。張氏銅鈎。
周侯山嶷。會稽霞舉。
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郭槐自屈。南郡猶憐。
元禮模楷。季彥領袖。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李廞清貞。劉驎高率。
壽王議鼎。杜林駮堯。
逸少傾寫。平子絕倒。
公超霧市。魯般雲梯。

田單火牛。江逌藝雞。
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呂安題鳳。子猷尋戴。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孫康映雪。車允聚螢。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史丹青蒲。張湛白馬。
華歆忤旨。陳羣蹙容。
桓溫奇骨。鄧艾大志。
愕里智囊。邊韶經笥。
馬后大練。孟光荊釵。
秦彭攀轅。侯霸臥轍。
巫馬戴星。宓賤彈琴。
王喬雙鳧。華佗五禽。

蔡裔殞盜。張遼止啼。
淵客泣珠。交甫解佩。
董宣彊項。翟璜直言。
蘇韶鬼靈。盧充幽婚。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李充四部。井春五經。
阮宣杖頭。畢卓甕下。
隱之感鄰。王脩輟社。
王濬懸刀。丁固生松。
楊脩捷對。羅友默記。
滕公佳城。王果石崖。
顏叔秉燭。宋宏不諧。
淳于炙輠。彥國吐屑。
郝廉留錢。雷義送金。
程邈隸書。史籀大篆。

陳平多轍。李廣成蹊。
龔勝不屈。孫寶自劾。
紀昌貫虱。養由號猨。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三王尹京。二鮑糾慝。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文伯羞鼈。孟宗寄鮓。
阮放八雋。江泉四凶。
姜維膽斗。盧植音鐘。
杜康造酒。蒼頡制字。
買妻恥樵。澤室犯齋。
鄧通銅山。郭況金穴。
太眞玉臺。武子金埒。
逢萌挂冠。胡昭投簪。
王承魚盜。丙吉牛喘。

賈琮褰帷．郭賀露冕．
平叔傅粉．宏治凝脂．
韋賢滿籯．夏侯拾芥．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伯道無兒．嵇紹不孤．
趙壹坎壈．顏駟蹇剝．

馮媛當熊．班女辭輦．
楊寶黃雀．毛寶白龜．
阮簡曠達．袁耿俊邁．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綠珠墜樓．文君當盧．
龔遂勸農．文翁興學．

王充閱市．董生下帷．
宿瘤採桑．漆室憂葵．
蘇武持節．鄭衆不拜．
文寶緝柳．溫舒截蒲．
伊尹負鼎．甯戚扣角．
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卷下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王裒柏慘．閔損衣單．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壺公謫天．薊訓歷家．
馬安四至．應璩三入．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劉元刮席．晉惠聞蟆．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孔伋縕袍．祭遵布被．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魏勃埽門．潘岳望塵．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虞延刻期．盛吉垂泣．

豫讓吞炭．鉏麑觸槐．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德潤傭書．君平賣卜．
元石沈湎．劉伶解酲．
趙孟疵面．田駢天口．
廣漢鉤距．宏羊心計．
濟叔不癡．周兄無慧．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孫晨藁席．原憲桑樞．
朱雲折檻．申屠斷鞅．
丁蘭刻木．伯瑜泣杖．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阮孚蠟屐．祖約好財．
王儉墜車．褚淵落水．
胡嬪爭摶．晉武傷指．
優旃滑稽．落下歷數．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叔寶玉潤．彥輔冰清．
趙勝謝璧．楚莊絕纓．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衛青拜幕．去病辭第．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衛玠羊車．王恭鶴氅．
陳遵豪爽．田方簡傲．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初平起石．左慈擲杯．
季倫錦障．春申珠履．
石慶數馬．孔光溫樹．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欒巴噀酒．偃師舞木．
衛后髮鬢．飛燕體輕．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酈寄賣友．紀信詐帝．
南風擲孕．商受斮涉．
相如題柱．終軍棄繻．
季札挂劍．徐穉置芻．
管仲隨馬．倉舒稱象．
黃向訪主．陳寔遺盜．
勾踐投醪．陸抗嘗藥．

孔愉放龜。張顥墮鵲。
孟陽擲瓦。賈氏如皐。
雷煥送劍。呂虔佩刀。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季珪士首。長孺國器。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董奉活燮。扁鵲起虢。
蔡琰辯琴。王粲覆棊。
姜肱共被。孔融讓果。
桓典避馬。王尊叱馭。
張翰失意。陶潛歸去。
廣利泉涌。王霸水合。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王允千里。黃憲萬頃。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孟嘉落帽。庾敳墮幘。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端康相代。亮陟隔坐。
鼂錯陷直。趙禹廉倨。
魏儲南館。漢相東閤。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許史侯盛。韋平相延。
虞騃才望。戴淵峯穎。
汲黯開倉。馮驩折券。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麋竺收資。桓景登高。
王祥守奈。蔡順分椹。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何晏神伏。郭奕心醉。
龍逢板出。張華台坼。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孟嘗還珠。劉昆反火。
趙倫瘤怪。梁孝牛禍。
亮遺巾幗。備失匕箸。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張堪折轅。周鎮漏船。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史魚黜殯。子囊城郢。
齊景駟千。何曾食萬。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孔翊絕書。申嘉私謁。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蕭史鳳臺。宋宗雞窗。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伯成辭耕。嚴陵去釣。
二疏散金。陸賈分橐。
魏舒堂堂。周舍鄂鄂。
符朗皂白。易牙淄澠。
黥布開關。張良燒棧。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荀弟轉酷。嚴母掃墓。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芟繁撫華。爾曹勉旃。

稚珪蛙鳴。彥倫鶴怨。
淵明把菊。眞長望月。
賈逵問事。許愼無雙。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盛彥感螬。姜詩躍鯉。
董遇三餘。譙周獨笑。
慈明八龍。禰衡一鶚。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周勃織薄。灌嬰販繒。
陳遺飯感。陶侃酒限。
劉寵一錢。廉范五袴。
洪喬擲水。陳泰挂壁。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廉頗負荊。須賈擢髮。
子房取履。釋之結韈。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宗資主諾。成瑨坐嘯。
將閭仰天。王凌呼廟。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邾子投火。王思怒蠅。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
楚昭萍實。束晳竹簡。
氾毓字孤。郗鑒吐哺。
王述忿狷。荀粲惑溺。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蒙求集註卷上

晉 李瀚撰　宋 徐子光補註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臥龍。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琅邪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爲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

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也。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爲師。舊本作非熊。非罷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爲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爲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往臨安山中。放情邱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爲西中郎將。擁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仕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溫

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符堅率衆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揔統功進太保。薨。贈太傅。謚文靖。○(晉)王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鎭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帝嘗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匡衡鑿壁。孫敬閉戶。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爲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郅都蒼鷹。甯成乳虎。

(前漢)郅都。河東太陽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故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爲引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前漢)甯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爲中尉。其治効郅都。其廉弗如。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後。上欲以爲郡守。公孫宏曰。臣爲小吏時。

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顗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後顗嵩並爲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作狼抗。〔晉書〕周顗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字也。○〔後漢〕梁冀。字伯卓。褒親愍侯竦之元孫。爲人鳶肩豹目。洞精瞠眄。口吟舌言。拜大將軍。侈暴滋甚。沖帝崩。冀立質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鴆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收冀財貨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郗超髯參。王珣短簿。

〔晉書〕郗超。字景興。太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顧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

短故也。〇〔晉〕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元爲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爲僕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册謚議。皆珣所草。元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時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元應舉。累遷冠軍將軍。爲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玄。決戰淝水南。堅衆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爲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應之。拜援爲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酾酒。勞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之。進營壺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〇〔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武帝方欲事滅胡。迺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〇〔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爲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爲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寄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傾。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〇〔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人。遂焉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當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

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羇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爲常

桓譚非讖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卽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爲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卒○〔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每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爲丞相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單于來朝商至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長之遲延卻退上聞歎曰眞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卒爲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稔何苦自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龍威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爲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充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杜喬議立清河王蒜而蠡吾侯志娶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懼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爲司空遷司徒和帝時甍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甍朝

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拓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棋跱。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勸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楊朱泣岐。

〔淮南子〕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爲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爲百僚率從之乃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爲丞相坐事自殺○〔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靈王出頟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鎭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頟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王于靈王生而有頟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鵩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爲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迺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梁王太傅死年三十三孔臧鵩賦云昔賈生有謫之士忌茲服烏○

〔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引此辭應之。

郭象註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〇〔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得。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爲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瓘靖二妙。岳湛連璧。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嘗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筆勝靖。然其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彪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爲衆所疾。淒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郤詵一枝。戴憑重席。

〔晉書〕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後漢〕戴憑字次重。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欲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涇孝王。卒爲上客。〇(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竟不仕。

鳴鶴日下。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迫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狠顧。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爲丞相。辟爲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忌而外寬。猜忌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狠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

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井、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元、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累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太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云、

仲容青雲、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聽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

共親知絃歌酬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始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晉〕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岢岢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嵬峩若玉山之將頹。

毛義奉檄。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

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司馬長史。肅宗崇禮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晉〕王覽字元通。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又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蕭何定律。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秦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卽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酇侯。○〔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爲皇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益厭之。通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爲緜蕝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喧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葛豐刺舉。息躬歷詆。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閭河闕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前漢〕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歆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爲一龍謂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其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爲壽春令習俗風靡苗始之官乘薄轀車黃犢牛布被蠶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爲激然因此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後漢〕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爲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吏嘗獻其生魚續受而縣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驂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

續乃坐使於單席。裹縕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疾甚。惡見臣等。計事顧獨一宦者。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夫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嘗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世說〕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臯詣闕充國自贊

〔前漢〕枚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及東歸臯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爲後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卒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先零虜棄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罕开不煩兵而下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聽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蓋謐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卽圖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理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

自比子貢。聲名籍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爲事。每提玉柄麈尾。與手同色。議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太尉。衆共推爲元帥。舉軍爲勒所破。衍欲求自免。勒勒舉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使人夜排墻塡殺之。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作畫贊。亦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尙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時郭太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謂其人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虔亦知名。汝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子先。會稽山陰人。操尙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爲世儒宗。○〔晉書〕孫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常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

太叔辯洽。摯仲辭翰。

〔晉書〕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辨人有表薦者常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虞談虞不能對虞肇廣不能答更相唾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爲郡上計擢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眞愼儉約裴楷有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爲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邱人魏太祖爲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時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爲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逝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爰盎卻坐衛瓘撫牀

〔前漢〕爰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爲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在郎署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

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迺說。入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晉書〕衞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爲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第。惠帝立。以瓘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己淫虐。啓帝作詔免瓘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曹參趨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功曹。決獄平。耀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爲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以參爲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名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爲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淮南子〕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愼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爲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賢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後漢〕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桓帝時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錮禁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店或依衍木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糧餉絕常自苦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韓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爲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味

詰汾與魏鼈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轎輦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尙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中大夫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末爲御史大夫○〔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卽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謝尚鵁鶄。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酒解。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謗。遂下吏自剄。〇〔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導比之王戎。長呼爲小安。豐辟爲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鵁鶄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間。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季野陽秋。

〔魏志〕夏侯元。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曾與元共坐。時人謂疑蓂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〇〔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李郭仙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律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忳綉被張氏銅鈎

〔後漢〕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忳斂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忳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爲功曹○〔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爲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爲禍飛上承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承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賣鈎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爲二千石後失鈎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前漢〕高祖居雒陽

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爲什邡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爲友。義字仲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謂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三府同時俱辟。並至侍御史。〔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釀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事無載。

周侯山嶷。會稽霞舉。

〔世說〕云。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注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周侯、謂周顗也。〔世說〕溪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爲簡文昱也。

季布一諾。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遂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邱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美乎。何距僕深也。布大悅。引爲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〇〔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辨。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疾卒。

郭文游山。袁宏泊渚。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尙嘉遯。每游山林。彌旬而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導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〇〔晉〕袁宏。字彥伯。陽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尙時鎭牛渚。秋夜乘月興。左右微服汎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辭又藻拔。特遣問焉。卽迎升舟。與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不就。知名京師。獻帝初。遷太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爲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爲卓將李傕所害。○〔蜀志〕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舊本宓誤作密。

孟軻養素。揚雄草元。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學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壢。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凌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爲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志若江河。伯牙所志。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南郡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祚。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撫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隗。非。〔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拔刃襲之。值李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刃。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馴雉。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法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虫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三年州舉尤異去官吏人思之後爲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害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殷師牛鬬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淸陽人遷河南尹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杯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爲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善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澀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節鎭江陵爲桓元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季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放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由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晉〕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爲司空秀博學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遷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魯褒錢神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羸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

傳其文。後莫知所終。○〔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太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梁竦廟食。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神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爲己害。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以惡逝。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歲饑。散家糧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爲三公。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爲逆。乘奏書諫。三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舉直言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巡。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爲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迺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戰國策〕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其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爲襄王。以太史氏女爲皇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幛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泣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出爲滎陽太守。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歧嶷夙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大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敝車脚。舉世伏其明識。後守尚書令。勗久在中寄。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太子婚未定。勗與左衛將軍馮紞。伺帝間。並稱賈充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胡威推縑。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爲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質帳下都督。後爲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爲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琨桓溫以爲江左之秀累遷長沙守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鬱菊叢生以爲德化之感○〔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文章仕齊爲侍中祕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詞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厭清貞劉驎高率

〔世說〕李厭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宦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爲府掾厭得牋命笑曰茂宏乃復以爵假人○〔晉書〕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逍遙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居于岐陽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驎之高率善史傳

蔣詡三逕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爲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宏農僕既有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以故關爲宏農縣○〔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壽王議鼎杜林駁堯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益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夫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司空

西施捧心孫壽折腰

〔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眉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後漢〕梁冀爲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嚬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魏顆結草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公嗾夫獒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左傳〕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

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人爲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愔與曇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晉〕衞玠好言元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衞家一兒。兄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爲荊州刺史。爲王敦所害。

澧臺毀璧。子罕辭寶。

〔博物志〕澧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左傳〕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爲善。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狩。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太牢。○〔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纂夙儒。僧造門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憚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心。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江逌藝雞。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擊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晉〕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爲諮議參軍。遷長史。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耳。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遂少敗。逌後遷太常。

蔡裔殞盜。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爲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殞故殷浩爲中軍將軍北征委以軍鋒焉。

〇〔魏志〕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舊注云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平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爲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娶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爲左丞相呂后時爲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〇〔前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爲用元狩中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惑失道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爲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爲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〇〔晉〕山簡字季

倫。司徒溥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中。爲征南將軍。鎭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兒。强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館。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梢。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以與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龔勝不屈。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楚兩龔。哀帝時。勝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葬後遣使。卽拜諸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拖紳。勝曰。吾受漢家恩厚。亡以報。今老。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

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慚上書薦寶平帝時爲大司農

呂安題鳳子猷尋戴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忻言凡鳥也○〔晉〕王徽之字子猷右軍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醉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侍郎

董宣彊項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殺之宣曰陛下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强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爲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紀昌貫虱養由號猨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飛衞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衞。衞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以告衞。衞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寖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蓍本紀昌誤作甘蠅。〇〔淮南子〕楚王有白猨。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傚。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奇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衞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罷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埿壤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〇〔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辱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韶鬼靈盧充幽婚

〔三十國春秋〕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晝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綵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爲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〇〔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逐麞。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公性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爲太尉。爲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〇〔後漢〕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〇〔賈誼新書〕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吾愍他人又見巳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爲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爲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國家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庶人咸指湯後爲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爲廷尉其治傚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衞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三王尹京二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爲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爲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食草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爲鳳所陷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論仲卿者今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

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死非其罪。衆庶寃之。廣漢敞尊互見於後。○〔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建武中爲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章帝時官至太尉。

孫康映雪。車允聚螢。

〔孫氏世錄〕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游不雜。後至御史大夫。○〔晉〕車允。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桓溫在荆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井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爲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漢〕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共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螢。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螢。自是隱閉人事。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爲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人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爲前煇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〇〔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嘗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所珍惜者。元發其廚。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凝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〇〔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畢卓甕下。

〔晉書〕阮修。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醉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修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爲太子洗馬。避亂爲賊所害。〔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鉶陽人。少希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爲溫嶠長史。

文伯羞鼈。孟宗寄鮓。

〔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擧。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給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未生。宗入竹林哀泣。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以爲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卽位。爲侍中。時定陶其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所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聽愼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爲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爲僞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爲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筯爲之悲泣謂韓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廣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爲刺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遷魏郡大守爲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祖延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鄧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達伯卞壼爲裁伯蔡謨爲期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而曼爲豁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

僞也。○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陳羣蹙容。

〔華嶠譜敘〕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世說〕文帝受禪。陳羣有蹙容。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羣爲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博物志曰。太邱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慚卿。卿慚長蹙。或作感。

王濬懸刀。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以木爲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以功封蠻陽縣侯。累轉撫

軍大將軍。卒謚武。○〔吳志〕丁固仕孫皓爲司徒。吳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姜維膽斗。盧植音鐘。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壓爲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會厚待之。步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搆鄧艾。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爲尚書。

桓溫奇骨。鄧艾大志。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期。溫嬸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嬸所賞。散名之曰溫。嬸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而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紫石稜。嘗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以勳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

楊脩捷對。羅友默記。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元孫。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何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回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臼受辛。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世說〕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入祠。欲乞食。了無怍容。爲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淮南子〕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愼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趍末。棄耕作之業。務雕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〇〔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卽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爲滕公奉車。故號滕公。〇〔神怪志〕將軍王果。爲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令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爲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樵。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矣。何能富貴。買臣卽聽去。後數歲。隨上

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後夫治道買臣呼命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邱人顯宗時爲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當時疑其詭激時人爲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爲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孟光荊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成人嘗久疾太夫人令簾簾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卽位以爲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繡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宋宏不諧

〔毛公詩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及平旦而燭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居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遇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後漢〕宋宏。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卽位。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宏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

鄧通銅山。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履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目推者郎。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見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爲上嗽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及太子入問疾。上使齰癰。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慚。是時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後漢〕郭況。眞定藁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況。小心謹愼。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綵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顯宗卽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侯霸臥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爲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後。老幼攀轅號泣。〇〔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光武時爲大司徒。

淳于炙輠。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承意觀色爲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彫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奭謂二騶。〇〔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爲湘州刺史。

太眞玉臺。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爲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惠。姑屬公覓婚。公自有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

晉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〇〔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射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巫馬戴星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〇〔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得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〇〔魏志〕胡昭字孔

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辟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公車特徵。會卒。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間平復。爲人性惡。且恥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堅。

程邈隸書。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晉衛恆善草隸書。爲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邈

爲衛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恆字巨山爲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韃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衆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〇〔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寢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爲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爲盜賊琮卽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〇〔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爲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〇〔前漢〕成帝班倢伃越騎校尉況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酒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豪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贈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爲功曹充好論兒治害危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

時俗嫌疑。刺史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乃言之於上。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宏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爲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晉〕杜乂。字宏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右。王羲之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爲丹陽丞。

楊寶黃雀。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

當如此環矣。寶矣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爲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爲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爲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爲太尉。魏文帝時復爲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晉〕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江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項生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爲后。出令畢宮室。塡池澤。減膳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聞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於外。○〔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籯。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爲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元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元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因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俊儀令。令爲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翌日〕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賓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圍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操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爲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吞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

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後漢〕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爲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舊注〕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下樹。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爲紹介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

非有求者。曷爲久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爲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〇〔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共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溫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安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爲簡以寫經。〇〔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爲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爲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請妻曰。吾弟早亡。惟有子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朝棄而暮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爲尚書右僕射。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〇〔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

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薦爲祕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遺。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謚曰忠穆。祠太牢。

綠珠墜樓。文君當盧。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黠。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列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前漢〕卓文君。蜀郡臨卭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文君切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盧。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王之事。湯舉任以國政。○〔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夜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趙壹坎壈顏駟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爲窮鳥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官。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錡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賑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專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爲諫大夫。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爲丞。以褒顯遂云。○〔前漢〕文翁。盧江舒人。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爲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行縣。益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妾御揚揚。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名嬰。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爲少府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嶽嶽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折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爲博士。

蒙求集註卷下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士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皇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爲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爲軍師中郎將。○〔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桑。乞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賑卹窮寡。期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鞭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奉資勉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才．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黃河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〇〔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後屬項羽．爲謁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主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爲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爲淮陰侯．卒爲呂后所斬．

王裒柏慘．閔損衣單．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陰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爲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褒．非．〇〔舊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初學記〕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爲秦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祕劑及諸器械。皆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縕袍。祭遵布被。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奪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後漢〕祭遵。字第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南。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太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史記〕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探音律。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爲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晉祖龔。祖暢。皆爲三公。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重。少有奇人之目。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鎭姑孰。敦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白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舊注〕引世說云王遵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尙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妓。能作新聲。顗問答之頃。無怍色。有司奏顗淫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遂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豺狼滿朝。不能

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狥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元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爲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爲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袁閎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埽門。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特令閑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晉〕潘岳爲黃門侍郎。性輕躁。趍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爲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爲己子。時賈后淫虐。謐干預國事。槐倖人主。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古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爲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卦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誣誤諸侯王。遂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卽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共出入。步則連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爲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權率衆應之。使寧爲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竟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己易寡人弗爲。〇〔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譔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〇〔後漢〕張芝。字伯英。燉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恆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悤悤不暇草書。十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爲司隸。道經父城。卽開門迎。光武署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蓐亭。天寒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

鳳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菰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麥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會衞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位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羣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爲怯。及信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年少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二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爲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休。權孫和生皓。爲晉所滅。降爲歸命侯。

壺公謫天。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嘗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髫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諸生。爲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騾。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元刮席。晉惠聞蟆。

〔後漢〕劉元。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縣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後亦眉賊入關見殺。〔晉〕惠帝初爲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

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爲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爲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爲食其賣己。迺烹之。

馬安四至。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文章敍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卽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百一詩以諷焉。其略曰。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爲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剽攻劫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餘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軺車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捍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爲三公○〔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謝承後漢書〕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斬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豫讓吞炭鉏麑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我必爲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

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寘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爲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左氏傳〕言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婦人載過朝。盾爲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爲有司所按。遷散騎從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剋京師。矯詔以爲侍中。爲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左慈擲杯。

〔神仙傳〕王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卽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吾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

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爲魯班初平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期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爲操怒謀殺之爲設酒慈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溫酒尚未熟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分爲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狀仰欲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衆曰珍羞具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盆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釣沉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鱠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爲具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從山腸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宮

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壻。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卻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儉字仲玉。祖曇首。父僧綽。俱爲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器。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爲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褚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爲尚書令。嘗心齊高帝。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譏之。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粲爲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貳於高帝。死其事。

季倫錦障。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荆州刺史。卻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後拜衞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璆琄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捧。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胡嬪爭摶。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爲鎭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爲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

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擲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石慶數馬。孔光溫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慶武帝時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後爲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爲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侍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舊注引〕〔世說〕許詢。字元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涉。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數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卽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至二世笑而止。〇〔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〇〔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切爲君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之知音也。〇〔愼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嘗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還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切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欒巴噀酒。偃師舞木。

〔神仙傳〕欒巴。蜀郡人。漢帝召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爲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旦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士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王曰。若與俱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鉤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衆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德潤傭書．君平賣卜．

〔吳志〕闞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爲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授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及而仕京．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元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如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謳者．武帝中幸主．因奏子夫送之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爲皇后．而男爲太子．遣巫

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娣弟顓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西京雜記曰。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元石沈湎。劉伶解酲。

（博物志）昔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日醉酒。醉尚醒耳。往視之。云元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毀酒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頹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璧。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爲愛色而賤士。卽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躄者門謝焉。後乃復求。〔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蜚廉善走。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蜚廉遊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居北方。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田駢天口。

〔舊注〕晉趙孟字長舒。爲尚書令史。難口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開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悛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〇〔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衰而體弱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摛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〇〔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卽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宏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

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久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寬坐腰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前漢〕桑宏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侍中與大農丞東郭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衞青拜幕去病辭第

〔前漢〕衞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衞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衞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衞氏給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衞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衞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衞皇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

請誑楚可以間出之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仲少有識度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仕至汝南內史〇〔左氏傳〕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癡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蹻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〇〔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商受斲涉

〔晉書〕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衞瓘女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多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嘗御罕有進幸者性

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分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爲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衞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等因衆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倫乃舉兵入宮廢之。矯詔賜金屑酒。賜死。○〔書〕

太誓。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傳子孫。○〔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平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卽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瞑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遁蒼梧。建武中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爲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

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蔭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知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訾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將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爲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爲郎卬筰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爲內臣妾請使西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歎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相如略定西南夷卬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爲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棄席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朝取〔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草冠蹤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慙色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掖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沒入大司農詔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爲魯相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辭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徵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

舉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爲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昔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後不復仕。○〔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軋乘輿輪。帝遂爲止。以數切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綱。

衞玠羊車。王恭鶴氅。

〔晉書〕衞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拜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鎭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還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化將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眞神仙中人也。恭爲性不宏。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倉舒稱象。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當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魏志〕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辯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俞作瑜。

陳逵豪爽。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道林往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柱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陳寔遺盜

〔舊注〕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爲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邱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率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歎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一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立石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

於邦君子。方常言吾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牛羊焉。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眞。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卽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聞生如此兒邪。居貧幘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幘。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豢黍粱。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敎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甕糗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爲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鎭南夏。后城以西盡爲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孔愉放龜。張顥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嘉中。愉爲參軍。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搜神記〕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摘之。化爲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宮後。顥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爲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下士。○〔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嘗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辟從事。後拜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裘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前漢〕周陽由爲郡守。二千石中。最爲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孟陽擲瓦。賈氏如皐。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左氏傳〕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龔竺收資桓景登高

〔蜀志〕龔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龔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卽署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得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知能任賢。初虔有佩刀。王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爲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斑爛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失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爛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時加異賜。

王祥守奈。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母有病。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衰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晉書〕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莊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欲爲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康帝時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舊本惔作恢。誤。○〔世說〕王孝伯曰。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卽其形也。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公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療衆疾。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季珪士首長孺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南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望。朝士瞻仰。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爲三良既沒。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翼亮累世。常以宏重爲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〇〔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爲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劭爲其傳曰。弼字輔嗣。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〇〔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爲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南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〇〔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庾敳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爲征西相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〇〔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日。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〇〔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宏廣。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關縫補闕。

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之以忠正。爲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祕。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燮。扁鵲起虢。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逍遙之。食頃。燮開口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爲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爲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卽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卽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爲楚內史。後兩龔在沛郡。後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爲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尙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〇〔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白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〇〔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元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過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竟。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阯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至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稽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悞作鷺

趙倫瘤怪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詔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愍太子遂廢賈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瑕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卽帝位以秀爲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扃如故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盎疏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元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駿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宦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爲光祿勳。〇〔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勤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後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請以身塡金隄。而水波稍卻迴。選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附直。趙禹廉倨。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附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使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〇〔前漢〕趙禹。鄒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幗。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衞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

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爲。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蜀志〕先主劉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見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袁紹字。

張翰失意。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車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尙。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暑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爲太子時。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追遙百氏。彈棋圍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嘗。茲樂難常。實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前漢〕公孫宏。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宏始。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前後〕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爲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

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爲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爲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廣利泉涌。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爲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卽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前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叶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爲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知。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崇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諂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

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覈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遊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靈童世祖卽位拜蜀郡太守又遷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掊擢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舊注引世說〕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求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遺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方入○〔後漢〕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

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侯盛。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衞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衞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元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前漢〕韋賢。及子元成。皆爲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任大司徒。漢興。韋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蹊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兵誅之。允性剛毅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復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爲卓將李傕所殺。〔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賤賤。父爲牛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閎字。

虞駿才望。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世說〕戴淵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子囊城郢。

〔家語〕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爲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會子囊疾。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悉先登樓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鞦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闕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馮驩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衞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戰國策〕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君問驩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爲文取責於薛者。驩署曰。能。驩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驩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切爲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驩曰。先生所爲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何曾食萬。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爲司徒。武帝踐祚。拜大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忕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爲黃門侍郎。吳平。二陸同入洛。號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處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散騎常侍。〇〔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產孫。父嬰。爲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友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嘗待客食。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榮。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莖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〇〔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爲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爲鄱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辭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廉頗負荊。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又素賤人吾羞爲之下。宜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〇〔史記〕范雎。字叔。魏人。游說請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後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爲客卿。遂爲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爲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尙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〇〔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太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眞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晉書〕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篳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問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元度。元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釋之結韈。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爲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爲留侯。○〔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

人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盍會立。王生老久曰吾韝解。謂釋之爲我結韝。釋之跪而結之。或譏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韝。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〇〔晉書〕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許愼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儒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獻之。

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後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後漢)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爲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卽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太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以爲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蕭史鳳臺。宋宗雞窗。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離宮中時有簫聲○〔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常著窗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吉至崇出名清廉然林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吳祐傳〕吳恢爲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愼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孝子矣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爲沔陽內史卒其子往整塾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

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爲會稽蜀郡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直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親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騶。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蟦。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蟹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頓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爲小中正○〔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其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尤隙漸成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嚴陵去釣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

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耒耜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若曰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好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爲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爾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沂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詐言吳人寇徐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

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邱。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若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爲祟。遂薨。

二疏散金。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太子少傅。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趣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爲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禰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涖事明理。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注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

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尙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游潁川。乃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爲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新序〕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前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侯芭嘗從雄居。受太元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

魏舒堂堂。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勵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皐簡子曰大夫無皐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諤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王於是立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爲后而齊國大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錘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苻朗皂白易牙淄澠。

〔晉書〕苻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爲設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畚非。〔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爲丞相。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爲散騎常

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衆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遂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尋陽早孤貧爲縣吏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荊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歎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小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

敢喻

楚昭萍實束晳竹簡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爲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而已○〔世說〕魏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詩作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爲詩曰。箕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中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氾毓字孤。郗鑒吐哺。

〔晉書〕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畎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爲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剡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

心喪三年。

苟弟轉酷。嚴母掃墓。

〔晉書〕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爲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汝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因謂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因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太守。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洪喬擲水。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貧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元伯。司空厚之子。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

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奉市奴韓豪。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上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掇內口中以齧破。即吐之。既躋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不能應。唯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荀奉倩本傳〕曰粲嘗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幃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言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略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爲分者也。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歇之家而主猶績。乃逢季孫之怒。其以歇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

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擢爲國侍郎。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自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然厚賜。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驚。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元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子萬古之事。史向千卷。況搜神列異。浩浩雜書。若長河之水流而不息。猶難甄拔之矣。

芟繁摭華。爾曹勉旃。

人以有限之功。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終恐脣腐齒落。所以芟繁雜。摭精華。冀爾曹當勉搜尋。誠有益也。

蒙求二卷。書錄解題云。唐李翰撰。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亦以翰爲唐人。明顧起綸標注序謂翰故趙人天寶末擢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父華。弟觀。並以文章擅名。宋宗室諸家家塾。各有蒙求。實翰倡之。今考李翰本傳中所著蒙求。未載唐藝文志。止有王範續蒙求。白延翰唐蒙求。而不及翰。四庫提要謂晉李瀚撰。瀚之始末亦未詳。以李匡乂資暇錄。有宗人瀚作蒙求。桑維翰傳稱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卽其人。按五代史補。李瀚有逸才。性嗜酒。唐長興三年。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乃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使代筆。經宿而成。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又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宋太祖擒劉鋹。遣學士李瀚問儀注。似其人歷唐晉而至宋猶存者。顧各書所載不符。要以册府所定爲可徵耳。其書駢羅經史。屬對工整。於初學大有裨益。因刻諸家塾。爲課孫之助云。嘉慶甲子小春。張海鵬識於問棠書屋。

左氏蒙求註

纂　龍　化　吳
注麟慶王　濟乃許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
海珠塵及佚存叢書皆收有
此書藝海本有許乃濟王慶
麟注釋故據以排印

序

戴表元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于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辦。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發。伯秀巍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耶。別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顚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子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卽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子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才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于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于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于勇夫之旁。垂涎于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按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有剡源集三十卷。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

左氏蒙求註

吳化龍纂

許乃濟
王慶麟 同註

化龍、字伯秀。慶元奉化州人。自宋入元。仕履未詳。乃濟、字作舟。浙江仁和人。嘉慶戊午舉人。慶麟、字治祥。江蘇華亭人。嘉慶丁卯舉人。

平王遷都。隱公攝位。隱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宋魯屢盟。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周鄭交質。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州吁無親。隱四年。公問衆仲。衛州吁其成乎。對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叔段不義。隱元年。鄭武姜愛共叔段。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桓公問名。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羽父請謚。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

晉啓南陽。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許居東偏。隱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文指白水。僖二十四年。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莊誓黃泉。隱元年。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會宴折俎。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季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宿饗加籩。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楚人謀徙。文十六年。庸人率羣蠻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邾公卜遷。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魯隱觀魚。隱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衞懿好鶴。閔二年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伯肉袒。宣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許男面縛。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韓子見禮。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季札觀樂。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南風不競。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氛甚惡。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趙武至于宋楚子木至自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伯宗好直。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處父以剛。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庸取姑蔑。哀十三年越子伐吳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光呼餘皇。昭十七年楚師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鬚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宣子嘉樹。昭二年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欒氏甘棠。襄十四年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懿卜鳴鳳。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獻筮刲羊。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豹畏丹書。襄二十三年裴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裴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殖懼藏策。襄二十年衞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昭子去魂。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原叔奪魄。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輿誦疑晉。僖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童謠奔虢。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彌成一隊。襄十年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熊當五百。哀十六年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定就盈數。莊十六年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七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魏啓大名。閔元年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商臣蠭目。文元年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越椒豺聲。宣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子印握節。文八年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子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仲由結纓。哀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駟陳卿服。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虔爲王旌。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考叔純孝。隱元年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叔向遺直。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郭重何肥。哀二十五年公宴于五梧武伯

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蘧馮甚瘠**。襄二十一年。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以疾辭。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齊子仕楚**。僖二十六年。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晉卿在狄**。文十三年。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曰至矣。若之何。**魯人始髮**。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魯于是乎始髮。**晉侯遂墨**。僖二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省蘭曰。侯當作子。

楚不京觀。宣十二年。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魯乃武宮**。成六年。季文子以蠻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敖轅改北**。宣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郯。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驪馬欲東**。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荀偃令曰。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碏諫以義**。隱三年。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乃歸。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突教之忠**。僖二十三年。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州邢欒勇**。襄二十一年。樂王鮒謂范宣子。盍反州綽、邢蠻。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殖郭齊雄**。襄二十一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

申儆興楚。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教訓霸越**。哀元年。越子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壺飧舉衰**。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故使處原。**耨饁起缺**。僖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

缺糧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椒滅若敖**。見前越椒。**石喪羊舌**。昭二十八年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姑視之聞其聲還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札顧附義**。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臧敢失節**。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爲君非吾節也。

衛公宵濟。閔二年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吳子夕遷**。哀八年吳伐我徵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魯盤莒鐘**。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宋門鄭椽**。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風祀大皡**。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蓼祖庭堅**。文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趙舍溫縣**。昭三年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郤爭鄇田**。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虞虢輔車。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齊魯脣齒**。哀八年吳將伐魯王問于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舒病夏姬**。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蒯羞南子**。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衛獻皮冠**。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曰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楚靈翠被**。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闕秦利晉**。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瘠魯肥杞**。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曰何必瘠魯以肥杞。

陳衰桓大。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姜弱嬀昌**。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昌。**驪姬猶臭**。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燕姞蘭香**。宣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之。**吳爲蛇豕**。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始昌。**晉實虎狼**。文十三年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壽餘曰請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獻楯執樂**。定六年宋樂祁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于晉侯乃執樂祁。**與馬歸唐**。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楚師六間。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晉國三殆**。昭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滋蔓難圖**。見前叔段不義註。**霄莠猶在**。襄三十年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鄭人相驚**。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楚國大駭**。昭十三年王縊于芊尹申亥氏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狄具四姦**。僖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狄皆則之四姦具矣。**酆有五罪**。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伯宗曰必

伐之。狄有五罪。傷才雖多。何補焉。

哀姜哭市。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穆嬴啼朝。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而外求君。將焉置此。

絳獻虞箴。襄四年。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不如伐之。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革誦祈招。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舉聲相善。襄二十六年。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荀先同寮。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築謳國父。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與誦鄭僑。襄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詢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陳生賄政。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伯輿之大夫瑕禽曰。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叔魚鬻獄。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于朝。叔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鮌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肯遂逃賞。定五年。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推不言祿。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欲焚巫。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爲。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齊將誅祝。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裔款、言于公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告晏子。晏子曰。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

韓起請環。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子罕辭玉。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宋人逐狗。襄十七年。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晉侯嗾獒。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

趙辭五獻。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

吳徵百牢。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

單子視下。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

屈瑕趾高。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齊師滅譚。莊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晉侯圍曹。僖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成作邱甲。成元年。爲齊難。故作邱甲。

哀用田賦。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衞文帛冠。閔二年。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楚敖篳路。見前申儆尹興楚註。

論人等。昭七年。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卜言日數。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州公不復。桓五年。〔經〕冬。州公如曹。〔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紀侯大去。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晉祀夏郊。昭七年。子產聘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衛享帝邱。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褚師韈席。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

良夫袒裘。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良夫乘衰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右師言疾。成十五年。魚石向爲人鱗。朱向鱠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疾而言速。有異志焉。

趙孟語偸。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偸。不似民主。

儋括足高。襄三十年。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曰。不慼而顧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

鄭伯視流。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

哀誄尼父。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肥思子贛。哀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三月。盟于平陽。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懷子多士。襄二十一年。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使城著而遂逐之。

虢公無衆。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盧姜止舍。襄二十八年。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雍姬告仲。桓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

齊至玉磬。成二年。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燕賂瑤甕。昭七年。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

祁奚舉讐。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石碏滅親。隱四年。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慶封又富。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伯張能貧。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衛公農訓。見前衛文帛冠注。晉侯教民。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宋徵于鬼。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吉役也。薛宰曰。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虢聽于神。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建母召吳。昭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武姜襲鄭。隱元年。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喜先賜謚。昭二十年。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如死鳥。北宮氏之宰不與聞。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賜北宮喜謚曰貞子。仲豫歸賵。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乞終不言。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縊。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曰。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揚遂致命。宣十五年。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童攻三卻。成十七年。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遂奪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黃愬二慶。襄二十三年。陳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鷁過宋都。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鳥鳴亳社。襄三十年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宋大災。蓋避桑林。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豹辭肆夏。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子晳委禽。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高固反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宋姬冬來反馬也。鬬蒐夢中。宣四年鬬伯比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蒐故命之曰鬬穀於蒐。芮棄堤下。襄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龍見絳郊。昭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蛇鬬鄭門。莊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隨季梁在。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虞之奇存。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襄作楚宮。襄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輒效夷言。哀十二年吳人籓衞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賜玉孟諸。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授吳陸渾。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楚弗祭河。哀六年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齊欲禳彗。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乃止。

景有內寵。昭二十年晏子曰宮室曰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厲多外嬖。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懷背秦施。僖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又僖十五年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省闕曰。懷背字悞。背施者、惠也。因避對句。移之于懷。

文思楚惠。 僖二十八年。次于城濮。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公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周班後鄭。 桓十年。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晉盟先衛。 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皋鼬。將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萇宏。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靈輒舍肉。 宣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

考叔遺羹。 隱元年。潁考叔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杞子掌管。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謝息挈瓶。 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晉人拔舍。 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包胥哭庭。 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

奇將不聽。 僖二年。晉荀息請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鮒何能行。 襄二十一年。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慶盧易內。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祁鄔通室。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晉舍退三。 僖二十八年。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齊師借一。 成二年。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省闕曰。師當作城。

札哭以待。 昭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遂弒王。季子至。復

命哭墓復位而待。**家踊而出**。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臧宣叔、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鄭非齊耦**。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秦本晉匹**。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庚輿試劍。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夷皋觀丸**。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樂鮒求帶**。昭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范鞅請冠**。昭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穆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鄭貴七穆**。襄二十六年。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魯患三桓**。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晉悼始命**。成十八年。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楚康能官**。襄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

齊疥遂痁。見前齊將誅祝註。**晉疾如蠱**。昭元年。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華耦辱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籍談忘祖**。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示信伐原**。僖二十七年。晉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率義圍鼓**。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不亦可乎。**墨辨勾龍**。昭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史墨曰。顓頊氏有子曰犂。

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

郯識農扈。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虢憂龍尾。見前童謠奔虢註。

蔡忌豕韋。昭十一年。景王問于萇宏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

楚成章華。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晉築虒祁。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是晉方築虒祁之宮。

六卿請賦。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七子言詩。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趙武多文。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產有辭。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也。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晉廟安于。定十四年。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爲亂。安于則發之。是與亂謀也。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衞室達子。宣十三年。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嬴辭子圉。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不敢從。亦不敢言。

姜遣重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晉國和乎。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

魯人恐矣。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僑將爲除。昭十八年。鄭子產爲火故。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及游氏之廟。

吉使無毀。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子太叔使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靈輒倒戟。見前靈輒舍肉註。孫麗取旗。哀二年。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麗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蠻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叔侯論儀。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潛軍敗燕。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羸師誘隨。見前隨季梁在註。綽矢夾脰。襄十八年。齊師夜遁。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之辱也。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省蘭曰。當云綽射夾脰。息志中眉。顏射中眉。定八年。公侵齊。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五戰入郢。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三敗及韓。僖十五年。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吾絕駒支。襄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齊滅鄄瞞。文十一年。鄄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鄄瞞由是遂亡。甯納槖饘。僖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陳遺肉潘。哀十四年。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滿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桓公守備。桓十七年。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宣叔繕完。成元年。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郈雞金距。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宋馬朱尾。定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臧服不衷。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

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慶車甚美。襄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子干無人。昭十三年。叔向對韓宣子曰。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重耳有士。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內蛇外蛇。見前蛇鬬鄭門註。

新鬼故鬼。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三覆誘吳。襄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大敗吳師。

七遇驕庸。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使廬戢黎侵庸。師叔曰。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遂滅庸。

梁命新里。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宋城舊鄘。昭二十一年。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魯反大屈。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見公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鑄三鍾。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因醉殲戎。莊十七年。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蠆齊戊。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乘飲敗戎。文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

蹇叔哭師。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潛師而來。國可得也。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帥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公孫歜殯。哀十一年。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史墨答趙。昭三十二年。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

師曠

對晉。襄十四年。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囊瓦不仁。定四年。二師陳于伯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子木無信。襄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子木曰。苟得志焉。焉用有信。魏不從亂。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宋始用殉。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荀寅法姦。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蔡史墨曰。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鄭伯效尤。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告。楚師授子。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魯戰用矛。哀十一年。齊爲鄎故。伐我及清。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偃請勤王。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舒令城周。昭三十二年。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拳兵楚子。莊十九年。鬬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軫唾晉侯。僖三十三年。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燕人不虞。見前潛軍敗燕註。莒子無備。成九年。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孟陽居牀。莊八年。連稱、管至父、因公孫無知作亂。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丑父易位。成二年。師陳于鞌。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瓜衍賞伯。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先茅命季。僖二十三年。反自箕。襄公以再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欒敗鹿門**。昭十年。齊惠欒高氏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霄死羊肆**。襄三十年。伯有晨自墓門之瀆。入伐舊北門。劉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

晉立趙武。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楚復克黃**。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滅若敖氏。初。令尹子文其孫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虎母生禍**。襄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夏姬不祥**。成二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魯莊刻桷**。莊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晉靈雕牆**。見前夷皋觀丸註。**生佗黜僕**。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弒紀公。**愛段惡莊**。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莒城亦惡。見前莒子無備註。**郢守已小**。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郢戌曰。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穆懼滅江**。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臧哀伐蓼**。見前蓼祖庭堅註。**晉夢黃熊**。見前晉祀夏郊註。**楚占赤鳥**。哀六年。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齊史言罪**。昭二十年。齊侯病。遂痁。久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于公曰。祝史之罪也。君蓋誅于祝固、史嚚。公告晏子。對曰。其適遇淄君。祝史薦信。是言罪也。**隨祝舉矯**。桓六年。少師董成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曰。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曹人夢疆。哀七年。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穆伯志牛**。昭四年。穆子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陳堙鄭井**。襄二十五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秦毒涇流**。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晏子憂齊**。襄二十三年。齊侯自衞將遂伐晉。晏平仲曰。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太叔閔周**。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城謳犀甲**。宣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國誦狐裘**。襄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

陽州名子。定八年。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千畝命弟**。桓二年。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閻沒置饋**。昭二十八年。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曰。何也。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轅咺進醴**。哀十一年。轅頗爲司徒。國人逐之。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脯焉。**曹人致餼**。桓十四年。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魯公饋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晉守唐法**。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鼎矣。**魯秉周禮**。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捷中楯瓦。昭二十六年。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縣朐汰輪。匕入者三寸。**椒及鼓跗**。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輪。及鼓跗。著于丁寧。**簡子伏弢**。哀二年。鐵之戰。簡子曰。吾

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張侯援枹。成二年。師陳于鞌。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靈右伯輿。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陳生怒而出奔。匡叛孫蘇。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越使罪人。定十四年。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吳用囚徒。昭二十三年。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

僖恥懸胄。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吳憾取屨。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東郭皙幘。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齊侯賞犂彌。辭曰。有先登者。皙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卻至跗注。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何對牢禮。哀七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仲答羽數。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六卿命服。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三帥先路。成二年。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趙且視蔭。昭元年。秦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曰。亡乎。對曰。何爲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駟不俟河。襄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董蒲勝既。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董蒲之澤。可勝既乎。宋兕尚多。見前城濮。犀甲註。

士魴易秦。襄十一年秦伐晉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屈瑕小羅。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曼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起視旗彊。昭二年韓宣子如齊納幣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服相穀難。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穆子名仇。見前子畝命弟註。惠男曰圉。僖十七年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董狐罪盾。宣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齊史書杼。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叛名齊豹。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盜書陽虎。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忽無大援。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桓有內主。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

成季名友。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唐叔曰虞。昭元年子產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爾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齊罪鮑牽。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夫人怒訴高鮑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鄭治強鉏。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秦師小芮。桓四年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魯衆卑邾。僖二十二年邾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趙鞅作器。見前晉守唐法註。子產鑄書。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

曰。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文伯對日。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

申豐論雹。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武子求禮。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其故。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孟僖講學。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趙珠一簞。哀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使吳王知之。若何。乃告于吳王。吳王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

晉玉五瑴。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疋。非禮也。

圉犖蓋門。莊三十二年。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省蘭曰。此聯當作犖能投蓋。舍猶援。桷。

子之援桷。襄二十八年。嘗于太公之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吳歸景伯。哀十三年。吳人伯景囚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狄舍史龍。閔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

楚尹城郢。見前郢守已小註。

梁伯溝宮。僖十九年。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冠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札見南籥。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曠歌北風。見前南風不競註。

圉殺蔿掩。襄三十年。楚公子圉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

郤害伯宗。見前伯宗好直註。

穆伯爭娶。文七年。穆伯如莒莅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子晳強聘。見前子晳委禽註。

癸惡識宗。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子不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崔不辨姓**。襄二十五年崔杼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秦伯增德**。文二年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隨侯修政**。桓六年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揚干亂行**。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宋公違命**。文十年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萬輦乘車。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虎載葱靈**。定九年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載葱靈襚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又以葱靈逃奔宋。**三帥戍鄭**。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二禮仕邢**。僖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元請交贄**。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曰交贄往來道路無壅。**戍欲弭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秦師無禮**。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楚政有經**。宣十二年晉師救鄭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軍無怨讟政有經矣。

圍卻野賜。昭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賜于草莽也。**弓辭郊勞**。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慶鄭去濘**。僖十五年秦伯伐晉晉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遂去之。**欒鍼掀淖**。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昭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乃掀公以出于淖。**晉庇衛賊**。昭七年。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魯賞邾盜**。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武仲曰。是賞盜也。**伯魯不學**。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省蘭曰。伯魯當作原伯。**叔段失教**。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譏失教也。

秦朱當御。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省蘭曰。秦字誤。此聯可作子朱當御。孫黑辭行。**鄭黑辭行**。襄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岡山用隱**。昭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人乎。**次睢執鄫**。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周郤請隧**。見前晉啓南陽註。**衛許假纓**。成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鄭未可間**。僖七年。盟于甯毋。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晉難與爭**。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羔不踐難。哀十五年。太子迫孔悝于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季子將入。遇子羔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嬰焉得死**。襄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閉門甲興。遂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閔速莊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速也。**文躋僖祀**。見前新鬼故鬼註。**胥攻大族**。成十

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

鳶去富子。莊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鳶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子良獨憂。寘九年。楚子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鄭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伍員不喜。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羅稱姻妾。哀十五年。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克冒婦人。成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皐比犯宋。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虎皮奔陳。僖二十八年。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石言于晉。見前晉築虒祁註。

神降于莘。見前虢聽于神註。

臧惡無禮。文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先大夫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蔑疾不仁。襄二十五年。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虞祀豐潔。僖五年。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隨牲肥腯。桓六年。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平執伍奢。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懷殺狐突。見前突教之忠註。

子西卵翼。哀十六年。楚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申叔肉骨。襄二十二年。薳子馮爲令尹。有寵者

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何疾我也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宋文蜃炭見前宋始用殉註

敬嬴葛茀宣八年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滕薛爭長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

晉楚相先襄二十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晉厲踊地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衛人叫天哀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宗魯斷肱昭二十年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由于中扃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

遷桃取成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與州易原昭七年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宜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

楚成不瞑文元年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荀偃猶視襄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于頭卒而視不可含宣子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子期盟心定四年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孟任割臂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儀歎如棊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衛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悼言異器哀六年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圭嬀亞宋。襄十九年。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杜祁次季。文十六年。晉襄公卒。趙孟曰。立公子雍。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凶。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

奄唁臧堅。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稽首曰。君賜不終。姑又使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優盟拳彌。哀二十五年。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禱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齊遜孟速。襄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札避子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齊使諸姜。襄二年。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楚取二姬。僖二十二年。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饗于鄭。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豹誦相鼠。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封昧茅鴟。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爲誦茅鴟。亦不知。

狐庸通路。襄十八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荀息假道。見前虞之奇存註。獻子戴首。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便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晉侯鹽腦。僖二十八年。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鄭旱伐木。昭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魯火去臺。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無忌遜立。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崔成請老。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娶東

郭姜生明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靈怒黿鼎宣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斟憾羊羹宣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遺室孔姞哀十一年衛太叔疾出奔宋初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置于犂如二妻文子怒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文妾懷嬴見前秦本晉匹註

楚武心蕩莊四年楚武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吳王志盈哀十一年子胥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宋欲役薛見前宋徵于鬼註

魯請屬鄫襄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

齊侯侵蔡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莒人入向隱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趙鞅自罰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范匄能讓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趙將上軍辭以趙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僑幕九張昭十三年晉侯治兵于邾南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虎幣百兩昭十年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定合昭墓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隱改惠葬隱元年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

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衛命子郢。哀二年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晉立州蒲。成十年晉侯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以爲君魯無粱矣。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蕭有麴乎。宣十二年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齊營班馬。襄十八年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楚幕有烏。莊二十八年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求酒諧僖。哀十六年衛侯占夢嬰人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乞肉怒邾。定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關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邾子在門臺闇以緋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

齊莊賜冠。襄二十五年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陳靈衷服。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秦人入鄀。文五年鄀叛楚卽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楚子滅六。文五年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鄭盟石門。隱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宋會瓦屋。隱八年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齊怒公拜。哀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晉懼君辱。襄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鄭禳回祿。昭十八年火作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鄙晉卜臺駘。昭元年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蹇木已拱。見前蹇叔哭師註肯櫝可材。見前吳王志盈註

滕成多涕。襄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

魯昭不哀。襄二十一年。立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子頹樂禍。莊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晉人幸災。僖十四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幸災不仁。

魏子與戊。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魏戊爲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

祁奚舉午。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

聲必復椒。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能興楚。定四年。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

文霸一戰。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悼興三駕。襄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張病猶御。成二年。陳師于鞌。郤克傷于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高偃且射。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洩爭路服。昭四年。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懷改璵璠。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

衍怨太叔。襄二十六年。衛侯入。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厲憾原繁。莊十四年。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賜不幸中。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竈亦多言。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可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亦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范乘婦輦襄二十三年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愚緩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盈載滕藩襄二十三年晉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滕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邾執玉高見前賜不幸中註

晉受瑞惰僖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

桓曰官失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

哀司歷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鑫仲尼曰司歷過也

子猶受幣昭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

無極取貨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趙言可弔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吉稱將賀昭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吳木楚革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鄭車戎徒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僖四卜郊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昭再書雩昭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烏枝用劍昭二十五年齊烏枝鳴戍宋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魏舒毀車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翟人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霄伐舊門見前霄死羊肆註

餘襲高魚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遂襲我高魚

鄭徙主祏。昭十八年火作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魯藏象魏。哀三年桓僖災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高固賈勇。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冉猛客氣。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燮死爲福。成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簡囚乃幸。僖十五年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遂使請戰簡子退曰吾幸而得囚。

晉侯請隊。見前晉啓南陽註。楚子問鼎。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三國析邿。襄十三年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七縣分祁。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商人貸施。文十四年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鮑饋詒。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陳桓施貧。昭十年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子罕貸饑。襄二十九年宋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鞏簡用遠。定元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單獻任羈。昭七年單獻公棄親用羈冬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文尙無害。定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縣猶可免。襄十四年秦伯問士缺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

患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師熱負羈**。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熱僖負羈氏。**尹炮郤宛**。昭二十七年費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召鄢將師而告之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尹炮之。**魯侯乘傳**。莊九年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鄭御跽轉**。襄二十四年晉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跽轉而鼓琴。**子尾欺晉**。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子更公女而更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公爲誣衍**。昭二十九年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晉返汶陽。成二年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齊歸龜陰**。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將盟齊人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姒用季櫝**。襄四年定姒薨初季孫爲己樹六櫝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櫝。**姜取穆琴**。襄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緩察膏肓**。成十年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和辨蠱淫**。見前晉疾如蠱註。**榮叔歸賵**。文四年冬成風薨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毛伯求金**。文九年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樂鮒求貨。見前樂鮒求帶註。**魏子辭賄**。見前閻沒置饋註。**大戎小戎**。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叔隗季隗**。僖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愛何爲邑。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惡朔授宰。哀五年。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宿。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速視瞶顧。定十四年。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叔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蹙聽

婼欬。昭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蹙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會問殽烝。見前會宴折俎註。閱辭形鹽。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吾何以堪之。莊厚共叔。隱元年。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桓寵

秦鍼。昭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魏子不足。見前閱沒置饋註。虞公無厭。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

池。秦師夜遁。文十二年。秦行人夜戒晉師曰。明日請相見也。夷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夜遁。午衆宵爟。定十年。衞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爟。

衞食至旰。見前衞獻皮冠註。齊飲斷夜。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斷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天震夷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人火

宣榭。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具車執餘。襄二十七年。胥梁帶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負甲襲鼓。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孫子巢燕。襄二十九

年。季札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齊侯穴鼠。襄二十三年。臧孫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崔杼兼室。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衛疾二妻。見前遺室孔姞註。

晉軍夾泜。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

楚師背鄖。僖二十八年。晉、宋、齊、秦、次于城濮。楚師背鄖而舍。

膺動奔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戰于繻葛。命二拒曰。膺動而鼓。蔡衛陳皆奔。

旗靡逐齊。莊十年。齊師伐我。曹劌請從。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吳居甬東。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越保會稽。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魯繹去籥。宣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晉飲徹酒。昭九年。晉荀盈卒于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又飲外嬖嬖叔。亦自飲也。公說。徹酒。

昭萬二人。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

襄射三耦。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

虞下嬰妻。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閭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

陳舍賈母。襄二十五年。鄭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晉猶瘠牛。昭十三年。晉會諸侯于平邱。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寡君有甲乘四千。乘在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

吳嘗瘈狗。哀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子

木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二卿相惡見前楚師六間註三帥專行宣十二年楚師次于邲聞晉師既濟王欲還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姜構急子桓十六年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姬譖申生僖四年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晉復林父宣十二年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晉侯使復其位秦用孟明見前秦伯增德註泉宮蛇妖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加先君之數柩牛聲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隱會老桃隱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平老桃桓盟北杏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秦使目動見前秦師夜遁註晉客容猛昭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宏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

晉霸遂失定四年晉人假羽毛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齊人始貳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夷吾無禮僖十年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晉景不義見前晉厲踊地註

晉傳及絳。定十三年、齊侯、衞侯、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郤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魯析聞邾。哀七年。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析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

紡麻報莒。昭十九年。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齊師至。則投諸外。師繼而登莒。共公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漚菅道吳。哀八年。初。武成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佩裘止蔡。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寶劍奔虞。見前虞公無厭註。

衞子婦人。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將戰。衞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武叔丈夫。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淸。季孫使冉求從于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子元魚麗。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鄭翩鶴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鄭翩顧爲鶴。其御顧爲鵝。

絞小寡謀。桓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戎輕務進。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遽奔。

文不告朔。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襄再失閏。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員言報楚。見前申能與楚註。

豹請伐晉。僖十三年。晉洊饑。使乞糴于秦。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屯蔡九日。哀元年。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城沂三旬。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虞事。以授司徒事。二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使望氛。昭二十年。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僖命書雲。僖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子西掩面。哀十六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司馬藏身。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而傷。初。司馬臣閭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可哉。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曹彊獻雁。哀七年。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鉏商獲麟。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跋

吳化龍左氏蒙求一卷。朱彝尊以爲佚。而此間有刊本行焉。第其每句夾註某公某年者。恐係後人所攙。然是册原不過供童蒙之求。故姑存以便檢尋。刊本改題曰左傳比事。今復其舊名。化龍元人。以爲明人者誤。庚申涂月五蓂。天瀑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蒙求集註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G一九二九上

駁忠